

民衆周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第一週

我 是 和 平 軍

從 天 而 降

壯 烈 犧 牲 的 霍 團 長

(王 坪)

中 國 飛 機 製 造 廠

張 善 琨 通 敵 罪 行

我 來 自 西 藏

(周 海 萍)

他 們 被 開 除 了
為 生 活 而 罷 工

(沈 寂 · 石 琪 · 蕭 羣)

我 在 俘 虜 營

一週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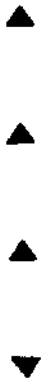
郭 剛

外長會議終於無結果而散，爭執的焦點是由於中法兩國參加對歐和約簽字問題，蘇聯的意思要尊重柏林會議的決定，而英美則認為中法兩國理應有權參加討論，於是一場好風景就這麼弄僵了。

事後各外長紛紛起程返國，僕僕風塵，花費了如許時日，而結果依舊是空手而回，不免有點掃興，但各外長發表談話都表示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責任好像應當由對方擔負，究竟誰是誰非，沒人能知道，國際間的紛爭需要互相諒解，如果大家爭得面紅耳赤，互不讓步，那結果要想得着一種協議似乎是件頗難的事。

世人對於列強間處理紛爭問題並不完全失望，各國都將期望轉移到下屆的會議上，他們願意等待着，他們也確信世界和平終將獲得絕對的保證。

世界真正的和平是應該建築在人類互相的諒解上，如果這世界上還有人想藉強權鎮攝別人，他一定會遭受全世界的抨擊，我們在戰爭中已經經驗過太多苦難的日子，我們需要好好修養生息，難道說在過去幾年中我們受的痛苦還不够利害，我們同胞的傷亡還不够衆多？世界列強的統制者又該如何真誠合作，消弭戰爭於永遠！



管理日本問題，各國的意見略有不同，蘇聯覺得目下政策似乎失之太寬，爲了防止日本軍閥再度掀起戰禍，嚴格管制似乎是必需的，蘇聯並且建議應由中美英蘇共同管理，美國對這提議已經表示考慮，並且對於諮詢會的組織已經予以原則上接受，對於處置日本的辦法，我們的意見是徹底消滅法西斯侵略思想，一切對和平有威脅軍閥行動應當防止，但對於日本普通人民，我們毫沒有奴役的野心，一切向上前進的民主運動，在可能範圍內我們願意幫助發展，使它永遠成爲東亞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

日本內閣改組了，東久邇內閣的崩潰是必然的，他本是投降過渡時代新舊兩勢力中間的緩衝者，他缺少魄力，他屬下的閣員們對於新政策的推進也難於勝任，而且遺憾的是，在他的任期內，居然還有很多法西斯侵略的殘餘，在內外一致的攻擊下，東久邇終於感着不能支持了。

繼任者幣原是日本有名的一親英美派，他在近十年內因爲軍閥的跋扈，作着隱居的生活，但如果這樣就推斷他能將日本徹底改造，未免有點太早，我們敢說，日本近年來民主思想根本就不存在，幣原，吉田茂雖然是頭腦比較清新的人物，但在侵略戰爭過程中，他們事實上曾直接間接予軍閥首腦以不少協力，我們實在難講幣原的施政一定能有高度的轉變，一切的期望似乎仍有待於未來事實的證明。

日本將派遣謝罪使團來華，而且首腦據說就是近衛文麿，日本一向是詭計多端的國家，他這

次來華究竟預備作着若何任務，沒有人能推斷，但提防他的離開是當注意的，近衛在日本投降後處處表白他反對軍閥的言論，好像一切製造戰爭的罪過與他都無關係地，但謝罪使團，我們還沒有忘記得那麼快，中日戰爭是誰掀起的？汪逆的陰謀又是誰的鼓動？歷史是一切最好的證明，近衛絕對逃脫不掉戰爭犯的罪名，他現在沒受着懲處，居然還恬着脸來華謝罪，好個大言不慚的傢伙，站在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我們有權要求拘捕，事實上謝罪與否根本沒關係，中國不是那麼懦弱的人，如果以爲說兩句道歉的話，就能將自己的罪愆洗得一乾二淨，那也未免有點太幾自說自話了。

東南亞問題依然嚴重，特別在越南荷印很有擴展的趨勢，土人在行政管理上雖然比較低劣，但這絕不能作爲阻攔獨立的藉口，土人要求自由獨立的呼聲已經普遍地傳開去，這似乎已經成爲一個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今日，我們實在不忍看流血事件再度發生，一切舊有殖民地的主子應當對眼前的事實多加考慮，否則以爲祇要多派上兩條兵船就能解決，一定將自食其果，爲自己，爲全人類的幸福，列強們對於殖民地政策應當有一番新的覺悟吧！

國共談判已經月餘，固然國人寄予熱烈注意，即全世界各地亦莫不非常關心，原因這不但是中國一國內政問題，對於世界前途也有莫大影響，而且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美蘇對中國問題合作的程度。

我是和平軍

章子羽

一天下午時候大約在兩點鐘左右，一羣小學生在一棵大桑樹下出現，熱烈的太陽晒到他們的頭頂上還是不知熱，只顧爬樹採桑葉，時在去年暑期，我也在夢面，這時期我正在贛工部局中學的暑期補習學校，偷暇和同學鬧到開北來。

「那邊的桑葉又大又闊，你們看！」一位姓丁的同學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我依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是一棵大桑樹，我們隨即又跑到那裏，我們心目中只有那棵大桑樹的端莊的姿態在招誘，誰知桑樹的對面駐着一個隊部，門前放有步哨，我們看見有大兵，立刻止步，不敢向前跑，想退回吧，又捨不得那闊大碧綠的桑葉，於是都躊躇徘徊，且議且看，欲前不可，欲退不肯，這樣一來，那兩個步哨大兵，竟疑心我們是新四軍的間諜來刺探他們的軍情，他們提了鎗來追我們，我們一嚇，都拔腳逃，可是不幸，姓丁的姓陳的和我三人因為逃得慢的緣故，被他們抓住了。

我們被拖到部裏問口供：

「誰差你們來的，老實說！」一個有小鬍子的軍官，厲聲對我們說。

「我們都是學生，是採桑葉來的，」姓丁的代表說，臉發了青，身子抖索着，

「學生！是新四軍差你們來的嗎？你說！」軍官指着小陳，我心裏撲撲跳，會不會輪到我？

「不，不……」小陳看着軍官的一雙大馬靴，嗚嗚說不出話，我代他着急。

果然，他挨着一巴掌，——拍，「他媽的，不什麼，半天說不出話來！」軍官發起怒來，眼珠擴大，黑黑地像要吃人。

小陳哭了，用手拭着淚，他畢生沒有受過這種重刑。

「不許哭，再哭斃了你！」軍官威嚇着，一面用手掏擦膝邊，我怕他眞的拔出鎗來，連忙用手肘擊擊小陳，後者的哇哇聲，駭得成了飲泣，全身發着抖。

「說實話，我可以放你，」軍官旋頭向我說。

「我們實在是學生，到這裏來採桑葉，不知道這裏有部隊駐紮，我雖心跳，樣子還裝的很鎮定。」

「既是學生，爲什麼偷偷張望，而且闖進警戒線來？」

「我們只願採桑葉，看見有兵，才知道這裏有部隊，原想退回，但想採桑葉總不要緊吧，不想連這也要捉。」

他再三試問，希望套出我們是新四軍的間諜，並想從我們探聽一些新四軍的動靜，他們以爲凡遊擊隊都是新四軍，而且各式人物都有，連小孩子也可疑，可是終於問不出什麼如意的結果，就把我們關起來。

後來我們被押解到蘇州總部，可憐我們家裏都不知道。

總隊長叫章曉光，親自問我口供，我們還是咬定是學生，別的都不知道。

「好，既然都是學生，總會寫字，寫幾個字我看看！」

於是他吩咐取紙筆給我們，叫我們就寫姓名年歲，籍貫，和讀書的學校，我們都認真地寫，就是在學校裏寫小楷也沒有這樣用心。

他對我們的字跡望了一回說：「好，既然識字，營裏也用得着，就在這裏當傳令兵，不肯就得餉錢，你們願意那一種，做揀！」

當然我們不願餉錢。

「今後不許想家，也不許和家屬通訊，更不用想脫逃，犯了都得斃！知道嗎？」

我們都答應，自此便被派遣在營部裏當傳令兵。不想逃，也不敢逃，我們乖乖地就在營部裏服務，雖然不時想家，懷念家中的情況，可是無機操筆，也不敢寫信。

順便，先說說我們章隊長的小史。

章曉光是後方遊擊司令尤阿成的學生，經尤的提拔，升為少將團長，團附是周江，周團附在宜興山外遇着日兵，發生遭遇戰，因周江人少，而且在山外，都是日兵的勢力，周江力盡被捉，章團長得知，即遣人與日本部隊接洽，要還周江，日人提出一個條件，是要章投降，章團長考慮再三，終於偷偷地帶着幾名衛士出山辭職，一面打電報給尤司令說明辭職，一面聯絡日人，拜小澤部隊長為過房爺。小澤大悅，贈以倭刀一把，軍馬一匹，並許他招兵收糧，於是章自為司令，任周江為副司令，王品珊為總隊附，兼第三大隊長，徐久玉為第一大隊長，潘志保為第二大隊長，後來又在北清收了一部造槍機，裝在小劉家村，造了許多步槍，快慢機，白朗林手鎗，又有美製手鎗，手榴彈，實彈筒等。一時實力非常充裕，於是章司令再寫信給尤阿成，派一老百姓送進山裏，不料書信落在日軍手裏，就偽請章司令到無錫去開會誰知章也接獲情報，知道已洩露機密，不去無錫，章本指導官，原是上面派來監視章軍者，連獲命令，催請章司令去開會，章聽是藉故推托，小澤部隊長得知後大怒，就派人攻襲北清，章原以為一面敷衍，一面設法疏通，或可以無礙，不意鬼子一反臉就無情，日軍到這一日早晨，早飯後章已連續得到北清的消息就對大家說：「我帶幾名衛士去探望，」就此離開隊伍而去，一去就不返。

不一會，日軍進攻北清，和平軍那裏是他們的對手，在機鎗小鋼炮威脅之下，章部全數都成了俘虜。

然而章部也有餘械，要打也可以大戰一陣，不致輕於就縛，可是鬼子却用鬼計，不費一彈而使章部繳械被俘，也可以見鬼子狡計的一斑：

日軍遠遠地架好了機鎗與小炮，對準了章部，却遣人走到陣前來叫青木指導官答話，說要請章司令過去談話，如果有誤會，可以當面去解釋。青木說章司令出走未歸，副司令周江則在。那邊說就請周副司令過去談話也一樣，於是青木返營請周副司令過去談話，一再說明日軍並無加害之意。及至周江過去，日軍長官便叫他陣前命令各大隊長過來，周在他們威

之下，只得照辦，大隊長過來了，又叫他們傳部下諸長官過來，就這樣一個個招來，來的人都被解去了手鎗，於是就叫那些長官命部下，拋下鎗械過來投降。就這樣一無阻礙的全部的人都被俘虜，解至無錫，關在耶穌堂，所謂警備部裏。

章司令的脫離，另有一番故事，且容另文詳載。

我在蘇州投入章部，正在章新得小澤部隊長信任大事擴充之時，隨隊至北清，不想遭遇此變，重受禁閉滋味，關在無錫警備部——耶穌堂裏。

照例要被送入俘虜集中營內做苦工，後經周江和日本部隊長洽議，說我們大體並無反逆現象（可憐，反逆兩字用在這事！）只消訓練後，還可利用防守地，於是我們便被釋放，集團送至蘇州整訓處內受訓，三月後，編入第二師第四團第一營再到常州，練訓三月，至宜興，又訓練月餘，經過師檢閱及格，便被派往溧陽駐防。

在軍營的生活非常刻板，起居飲食都有定時。弟兄們早晨上操，升旗，跑步，然後吃早飯，飯後稍事休息，上教堂聽學課，午後又上操，傍晚降旗，強迫遊戲半小時，此後才有自由。勤務兵專門服役長官不必上操，只有傳令兵沒有公事，儘可白日睡覺，可不許離開自己屋子，因為臨時有公事，必須隨時隨到，每天至少有一件公事，就是送遞日報表，由連部送到營部，每次出去，總限時間，必須限時前歸來報銷，要是在外面打逛，誤了時，就得受罰，輕則罰跪，頭上頂一杯水，如果水有一點傾瀉落地，準得吃板子，重則吃軍法，——打屁股，好得所限時間總是很寬，要不貪玩心切，留連誤公，總可以時前返營。

每月傳令兵還有一筆車馬費，一千元，這區區之數，似乎不够用，譬如在蘇州駐守時，黃包車一輛就得二三元，可是我們軍人特別，雇車只說地名，不講價錢，到了只擲給他一百元，他要爭執，給他個不理，利害些就給他吃耳括子，說他污辱軍人，或是奪過紙幣，嚇他一回再給！於是黃包車夫看見我們穿號衣的都不大肯拉，我們得用騙術，例如從外回來提起我們營地，黃包車十九推托不去，於是我們說小橋邊，但一到小橋畔，我們不下車，說再要過去些，那邊，一直要他拉到營門處才下來，這時隨便擲給他多少，他都不敢爭，他要嘛嘛，守兵會攔他走！

途中遇有運貨車，一招手叫停，乘上去一個子兒也不化，再不然，問長官討一個警章，憑這，所謂有緊急公事，乘什麼車都不化錢。出營門可以佩一枝手鎗，作防身用，可是不許失落，軍隊中鎗就是命，一失傢伙，就不用想活，除非你有特殊理由，通常一進營門，我就把鎗繳還，寄存長官處，免得遺失遺事。

弟兄們不到假日，不許出營；我們傳令兵，沒有公事也不准出門，平

時敢在街市上招搖擲事者，只有動務兵，營裏有一名動務兵，年僅十八歲，別人叫他小方，却最會搗蛋，鬧得街鎮上人既恨且怕，例如鎮上有一家新開的大餅店，他就跑上去問：「喂。大餅多少錢一個，好吃嗎？」那邊回道：「兩百元，不好不要錢。」小方抓一個來一咬，鼓一鼓腮，丟了，又抓一個來說：「怎麼苦的，不要。」一轉身就走，你要抓住他不放，他阻敢把所有錢餅往街上擲，還罵你欺侮軍人，那個油頭肥臉的老闆，自恃有些勢力，趕出來就給小方一巴掌，喝道：「臭軍賊敢在此撒野，也不打聽明白這兒是什麼地方！」小方料打不過，他會笑，一邊可還是把大餅向街上拋，老闆再要抓他，他會逃，鬧得半街都是人，人家把老闆勸住了。可是不到三分鐘，小方帶了三個弟兄來，都是青筋暴露，粗大的胳膊，到店裏把什麼都搗毀，把老闆拖倒打一個半死，問他還敢侮辱軍人否，小方把錢餅吃一口，丟一個在街上，亂擲亂丟，把竹筒裏的錢都倒在街上，抓一把塞在腰裏，招呼三個弟兄揚長而去，老闆吃了虧怎麼肯干息，往公安局裏去告發，誰知小方已在連長那兒告密說那老闆是開烟館的，平日弄取附近居民賄賂，自仗有勢力，收有幾個徒弟，不把「和平軍」放在眼裏，竟不許小方買大吃就以致吵起來，連長聽信一面之詞，反把老闆捉去關起來，問他一個欺騙的罪名，後來老闆家裏找小方妥洽，自願孝敬連長若干，請放老闆出來，小方把這事轉報成功，老闆出來後自動請客，向小方道謝，說以後要吃大餅，請對夥計說一句上在施老闆的賬上，因為夥計不知道，難免有誤會，並抓了幾卷小方對酒，小方算是闖出了世面，背後還對人說：「一罐罐，不點不亮！」

小方到肉舖裏，高嚷：「給我切兩百元肉！」肉要賣八千元一斤，兩百元怎麼切，明明是來搗蛋！肉店裏的人識風頭，自願切一塊肉，也不稱斤量，送給他。

小方敢於鬧事，因為弟兄們都肯幫他，所以肯幫他，因為時常有俘獲物來大家以分享，小方對外是刁棘，對內倒是慷慨，自然囉，這是慷慨人之概！

營裏的生活一時說不完，現在且說在漂陽我們遭殃。

一天，有人來報，三里路外有新四軍，營長得消息後，立刻叫船並拉夫搬物，預備遷移，因為新四軍大批攻來，此間總是守不住的，這是蘆蕪頭的事，犯不著我們擋頭陣。不想將要上船的時候，忽然一呼一響，前邊已有大擱什開火，我軍的人聽見開鎗，也把鎗子登腔，預備着作戰，蘇兵（包括動務兵傳令兵伙夫等）都進船，一會兒，機槍聲，連連向我們打來，我軍也還鎗，團部的人也助着打炮，放手榴彈，這樣混戰了三天，第四連連長覺得自己連部子彈缺乏，就派我到團部向副官領取子彈。我帶了輕刀，佩了手鎗出發，走到半路，忽聞喊聲：「別動！動就打鎗！」我一呆，時在黃昏，我望不見什麼，斜刺裏竄過來兩人把我鎗收去，我就被俘。

那些兵，新四軍。都是俘服，要是不拿槍，與老百姓農民根本沒有分

別。兩個帶笠帽的問我是幹什麼的，我回說是動務兵，他們也不再問，把我關在一個獨堡的最高一層，我到裏面一看，人已不少，也有認識，也有不認識，大多是一和平軍一中的弟兄，小半是民夫。

這時我萬分着急，不知此後命運如何。天黑了，外面的槍聲還是不停，心中更添了幾分憂愁，我靠牆坐下來，「噹」的一聲，在我股後響了起來，腿裏有硬東西一撞，我一摸，原來是我佩在腰後的刺刀，新四軍在匆忙中沒有搜我身邊，幸而留下。啊，我會把它忘了！我的心中一亮，拭目在壁間遍尋隙縫，終於在西向牆上看見有一個架槍的洞，但很高，我够不到，我就向同囚的弟兄商議挖洞。自有身長的弟兄用我的刺刀輕輕地挖，夾在外面的槍聲裏，竟挖成一個可容一人的大洞，而未發覺，我們就放下刺刀，悄悄在黑暗裏靜候機會，不久，槍聲漸漸停了，我們將榴彈連接起來繫於釘上，拖了帶一個個鑽出洞外，懸帶而下，離地不到半人高，就往地下一跳，爬伏在荒田間，看清路向，確定沒有聲音，就起身亡命向荒野竄逃，走出危險區域，再問詢，一直到營舍，聽保安隊說，我們部隊已退至宜興。在鄉下人家借宿一天，趕到宜興歸隊，這一次和我們一齊逃走而冒險的有十四個，和我一齊歸隊的有五個，此次真是死裏逃生。

此後就跟着隊部行至太湖，乘船過無錫，再到蘇州，在蘇州駐了兩月。忽然日本屈辱，中國抗戰勝利，和平軍受到重慶命令編改為南京先遣軍。營附就向我們訓話：

「現在中日事件已告結束，我們「和平軍」，任務也告一段落，此後改變番號為先遣軍，仍由任司令（援道）統管，不過我們的任務只是防奸安民，維持地方治安，一直等中央軍到交卸為止，今後的運命不可知，也許解散，也許改編，不過我們國家，事平之後不需要這麼多的軍隊，解散的希望居多。諸位原有家屬在附近的可以乘這機會去探望，願來的再來，我們應該高興，國家八年的抗戰終於獲得光榮的勝利，我們這種不得已的行動，也可以終止，不過試問各位對於這次戰爭究竟盡了多少責任，諸大家們心自問一下。」

這一問把大家問得低倒了頭。

不論如何，終向營附請了假，還向他借了十萬元乘火車回到上海。就這樣我離開了「和平軍」，雖說請假，却永不會再去！

我這次流浪在外不過一年，回來却見不到母親，據說她為念我而病，延醫不治，夜裏夢着我赤身，醒來為我憂來，含淚求卜，到處問詢，由希望而幸絕望，但絕望中也不肯放棄一線希望：「就是已死，也該讓我見一下屍體，好讓我安心！」她時常自怨：「別人一定以為我良心壞，兒子才會出走，我那裏唱得下這一口氣！」現在我活著回來，却只見母親的遺像懸在堂中！

我雖這有父親，大哥二哥小弟，可是永遠見不到母親！她，下葬不過二星期，我恰回來，這一筆恨賬，該向那個算？還不是倭奴造成這種局面！

張善琨通敵罪行

本刊資料室

偽方電影界巨奸張逆善琨，借其第三妾章月娟潛赴皖南屯溪，企圖以投機手段化實國行為於無事，公然下榻屯溪最高貴的旅社——皖南招待所。引起當地人廿一致憤慨。輿論界亦羣起攻擊，二十三日屯溪中央日報社論「嚴厲懲處漢奸」即指出張逆的罪行而請求政府法辦，是日晚間張逆即偕章月娟並某經理共乘小汽車赴黃山「遊歷」。當為皖南行署主任張宗良在翌日晨電令黃山警局扣解。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張逆兩逆即由行署特務隊押解抵屯後，張逆等解送到江西長官部法辦，張逆通敵罪行略舉如下：

(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敵軍獲得僥倖勝利之際張逆善琨向敵入獻計，迫令華商各影片公司合併為偽中華影業公司，直接在敵入指導下作種種助紂為虐之麻痺及叛逆宣傳，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偽組織慶祝「還都」週年紀念，張逆率領女明星陳燕燕等約二十名迫令伊等以最濃艷之裝飾同赴南京，參加「盛典」，並拍為新聞影片「以廣宣傳」。

(二) 民三十二年間，張逆以「考察日本電影」名義偕同影星前赴東京獻媚，以示「親善」。

(三) 張善琨領導之偽「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攝製「巨片」計有：

(a) 「萬世流芳」——以鴉片戰爭為題材，作反英美宣傳，對同敵人離間我國與英美之邦交。

(b) 「齊江遺恨」——該片由中日演員合作拍攝，宣傳「中日親善」歌頌「大東亞主義」為道地之無恥反動之「宣傳」品，該片拍攝時，一切材料均由敵方供給，敵方為拍攝該片，派來演員達一百餘人，張逆以該片之拍攝，獲得日方重賞，參加的落水明星亦曾得厚酬。

(c) 「回頭是岸」——以描寫都市犯罪行為題材，作與敵人「鼻息」氣的宣傳，該片劇本係由上海偽警察局防犯科供給！

(d) 其他偽敵偽作喪心病狂宣傳的新聞影片，其內容中傷抗戰，獻媚日人，無所不為其極，此外，偽「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拍攝的無政治性質之影片，均為麻痺人心，低級趣味的色情作品，用以推行敵人之「精神毒化」政策。

(四) 張逆善琨早已與敵偽有往來，而未為外間人士所盡知，及至三十一年四月間，張因虧空日方鉅款若干萬元，無法償付，乃將上海所有電影公司拱手送與日人，於是新華，國華，藝華，金星等影片公司，遂合併成爲偽「中華聯合製片公司」，林逆柏生任董事長，日人川喜多長政任「副董事長」，張逆善琨則就任「總經理」，該「公司」在張逆與敵偽合作下，即公開招股，由日偽投資僱用大批日籍職員，並由日大使館管理之，同年九月間，張逆又將華商之電影院，滬光，新光，大上海，中央，明星等十餘家，合併成立所謂「上海影院公司」張逆善爲「董事長」並兼「總經理」。

三十二年五月，由於張逆與敵偽之設計合作，又將日商之「中華電影公司」與與「中華聯合製片公司」及「上海影院公司」合併組成「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林逆柏生與日人川喜多長政分任「董事長」，張逆現仍爲「常務董事」當時該公司規模之大，實無其匹，演員達三千餘人，上海電影界至是乃完完全全，原原本本被出賣了，被控制於敵丘槍刺下了。

關於敵遺文化宣傳工作，張逆實是上海三年來最出力的一人，舉凡敵方之反動宣傳，張逆無不竭盡氣力，大肆活動，在敵人所舉行各種「祝捷」「反英美」大令中，張逆亦爲最賣力的人，此皆張逆善琨爲修賂者費忠的「豐功偉績」。

我與西藏

周海萍

西藏是一向被認為神秘的國度，關於那邊的

情形國人可以說很陌生，周海萍先生為重慶新蜀報特派員，是近年內地紅報人之一，年前曾赴西藏作長時間旅行，歸來特將途見聞撰成一文，經本刊密意要求之下特提前發表，該文全部極長，本期發表者僅為其中之一節，關心于西南邊陲情形的人，從這裏當能獲得不少珍貴之資料

編者附識

一 拉薩之冬

初到拉薩，看不盡的奇景，聽不完的奇聞，所謂「西方極樂世界」，果然名不虛傳。在這兒既沒有火藥氣味，也沒有空襲的麻煩。讓你聽到的，是一片梵音！讓你看到的，是金瓦宮殿高樓巨廈，到處是彩旗招展，幢幡密佈，生活在那兒的蒼蒼的衆生，不知道天高，也不曉得地大，既不怨天，也不尤人，終年辛勞，不是為的今生，而是為着來世。因此，他們是無所謂「苦」，也無所謂「樂」。換句話說：「樂就是苦，苦就是樂」，這就是聖地拉薩，也就是所謂「極樂世界」！

正因為它是聖地，也正因為它是極樂世界，所以便有了不同的天地。在那不同的天地裏，使我耳濡目染以後，有時感到驚異，有時感到奇突，在那複雜離奇的天地裏，叫我這一丈二和尚——真是摸不着頭腦，尤其是初到的時候，千頭萬緒，也不知道從那裏鼓起了。

佛一升天的紀念日。這在拉薩來說，是冬令唯一的聖會。那時，我特地跑到八十里以外的那座黃教的祖廟——噶登寺（三大寺之一），參加那十月廿四（舊曆）的大典。在那兩入之中，除了白天是喇嘛的盛會以外，到了晚上，所有寺的迴廊屋頂，窗前，門邊，都燃起了萬盞油燈，使得光明照遍了大千世界（詳情另敘），據說：那就叫做燃燈大會。會後回到拉薩，聽說拉薩也是同樣的情景。就在那一天的光明照耀以後，聖城裏的一切便換了一番景象。其中使我感到不同的是每天的三更以後，就有着一大批的人們，圍繞着市中心的大昭寺，來回的轉着，高聲誦念經文，幾乎每十五分鐘就轉到我住處一次；這還不算，再加上寺內的喇叭，鼓角，鐃，喧天的聲音交響着，每夜都是鬧到天明。使得我每每入夢的時候，就為它驚醒。後來看到這種玩意不是一夜兩夜就完，而是夜夜如此，攪得我無法安睡，於是就索性恢復了我的夜間生活。每逢到那批善男信女轉夜經的時候，就燃起了那盞孤燈，在零下十度的嚴寒而又沒有火烤的深夜裏，替我當時服務的報館，時事新報寫那所謂秘密國——西藏的通信。

第二件的不同，是聖城裏的人們都穿上了皮衣。據說這是舊例。因為他們的一切絕對不許翻新花樣，事事都講舊例，連穿衣服也學講起舊例，這點我初聽到耳中很覺奇怪，後來證實了這種話的確不虛。在沒有到十月廿四日的燃燈會以前，就是凍死了也沒有人敢大膽的穿上皮衣。皮衣穿上身以後，據說又須要等到來年立夏的那天，達賴喇嘛從布達拉宮下山移住到羅布林岡的時候，才能脫下皮衣。不然的話，那就是不守舊例，說起來也許還是罪過，至於那究竟是一種什麼罪過？我還不能知道。

第三件，是貴族官場的交替。每年在燃燈會那天，西藏地方政府照例的要調動一批官員，一些具有候補資格的公子哥兒們，經過了運動以後，在那天就可以得到揭曉的消息，而準備領憑上任了。

從上面的三件事來看，是表明了西藏地方的時令交替，也就是說十月廿四日燃燈會以後，那才是冬天來了。既然到了冬天，所以便有了冬天的不同。至此使我靈機一動，就在那千頭萬緒之中，找出了一點頭緒，就是本節的「拉薩之冬」。

冬天的拉薩，當然是寒冷季節，尤其是早晚的時間，那真冷得够瞧。在燃燈會以後的幾天，最冷到零度下十三度（攝氏）。我不懂拉薩會沒有煤，也沒有柴；所有的燃料，就是那獨一無二的牛糞，而牛糞的價格又是高得嚇人，差不多每斤的價格等於半斤牛肉。（藏銀一兩）因而，真正能燃起牛糞來烤火的入也就很少了。那些生活在拉薩的人們，在沒有火烤的情況下，多半的只好盤着雙腿，蓋上一件羊毛織成的大披風，整天的坐在那兒藉以溫暖他們不穿褲子的兩條冷腿。

白天的氣候和晨昏的時間來比較，那又完全兩樣，我奇怪的是冬天拉薩的太陽是那麼可愛，又那麼的溫暖，並且又是天光臨，使得缺乏柴草的拉薩好像生了一個天生的火爐。因此拉薩的人們，既然有了這樣一個天然的火爐，就整天的坐在那太陽下面，一面取暖，一面做他們所應做的工作。如果你在中午的時候再看一下溫度表的話，它已由零下十度寒冷的氣候中高升到零上十度了。正因為這樣，冬天的太陽就成了人們的恩物，使得拉薩的那些高樓大廈，都迎着太陽開了窗戶，或是朝南建立一座平台，讓太陽可以整天的曬到他們的身上。

冬天的太陽，在拉薩說來，是多麼的可愛，因為它太可愛了，所以就發現了它的壞處。從自然方面說，每天老是那麼大的太陽照耀着，也不降一點雨，單是靠一點點薄薄的寒霜，又如何經得起每天的太陽來蒸發呢？於是隨着而來的天氣就變成了特別乾燥。你想，生活在這種環境下面的人們，又如何能夠安適呢？何況又沒有水菓可吃。逢到這個時候，人們也就盼望着雨雲的光臨，可是雨雲在冬天的拉薩是絕無僅有的，儘管人們是那樣的盼望，然而老天總是不肯改變它那副青藍的面貌，根據中央氣象局拉薩測候所人員的談話，「每年的冬天可能看到二三次積雪，都是隨着隨乾，最深的積雪約在三吋左右」。可是我在拉薩的一冬，却沒有看到一次，不過拉薩四週的山峯却是例外。

這裏，我再來說一說冬天的風，它真是嚇人。每逢下午，拉薩平地上

照例的要來一陣大風，雖然沒有俗說的那句「狂風不論昏和費」的鬼，然而你要是在那一陣颯風裏走了回來，照一下鏡子的話，至少會使你認錯自己。當狂風一起，一陣陣的像巨浪捲了起來的情況，要是讓孫行者來看一下，他一定會喊聲不好妖怪來了！因為那時的風頭會把地下的塵土捲起數十丈高，剎時的功夫，就瀾漫了空際，好像是懸起了一層碩大無比的帳幕。這種平均的風量，據說通常的都在六級以上。至於早晚的時候也常常括起一陣陣的東風和西風，這就是所謂冬天的拉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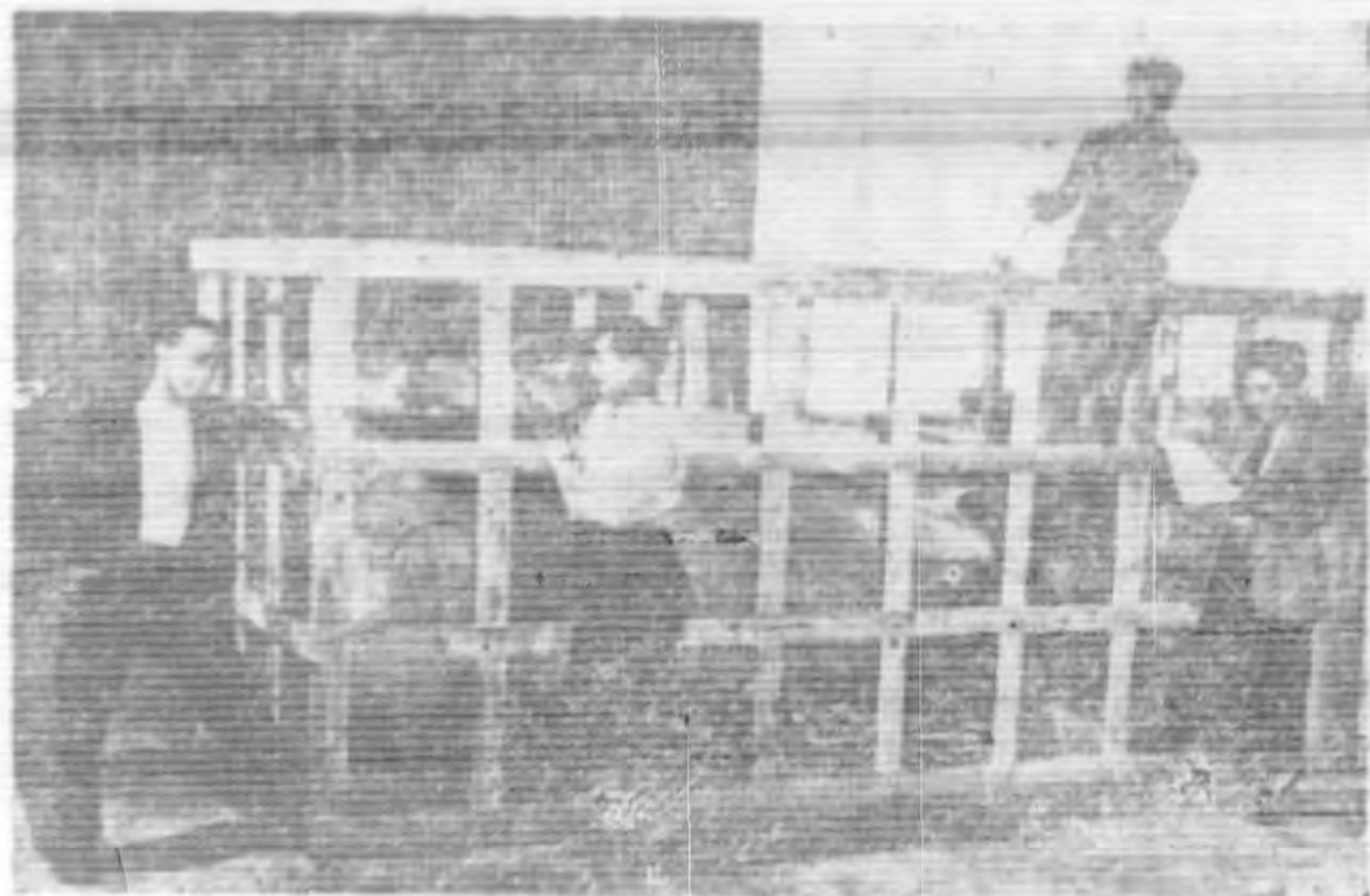
二 聖城的輪廓

寫拉薩的輪廓，自然先要寫出它的中心。寫拉薩的中心，無疑的先要從大昭寺寫起，這座寺廟的來頭很大，它是建自我們唐代的文成公主，（據西藏的傳說，是建自尼泊爾的公主）我們到拉薩的第四天就陪同着孔慶長慶宗先生前往朝拜，裏面的情形我想留着後面再寫，現在還是來寫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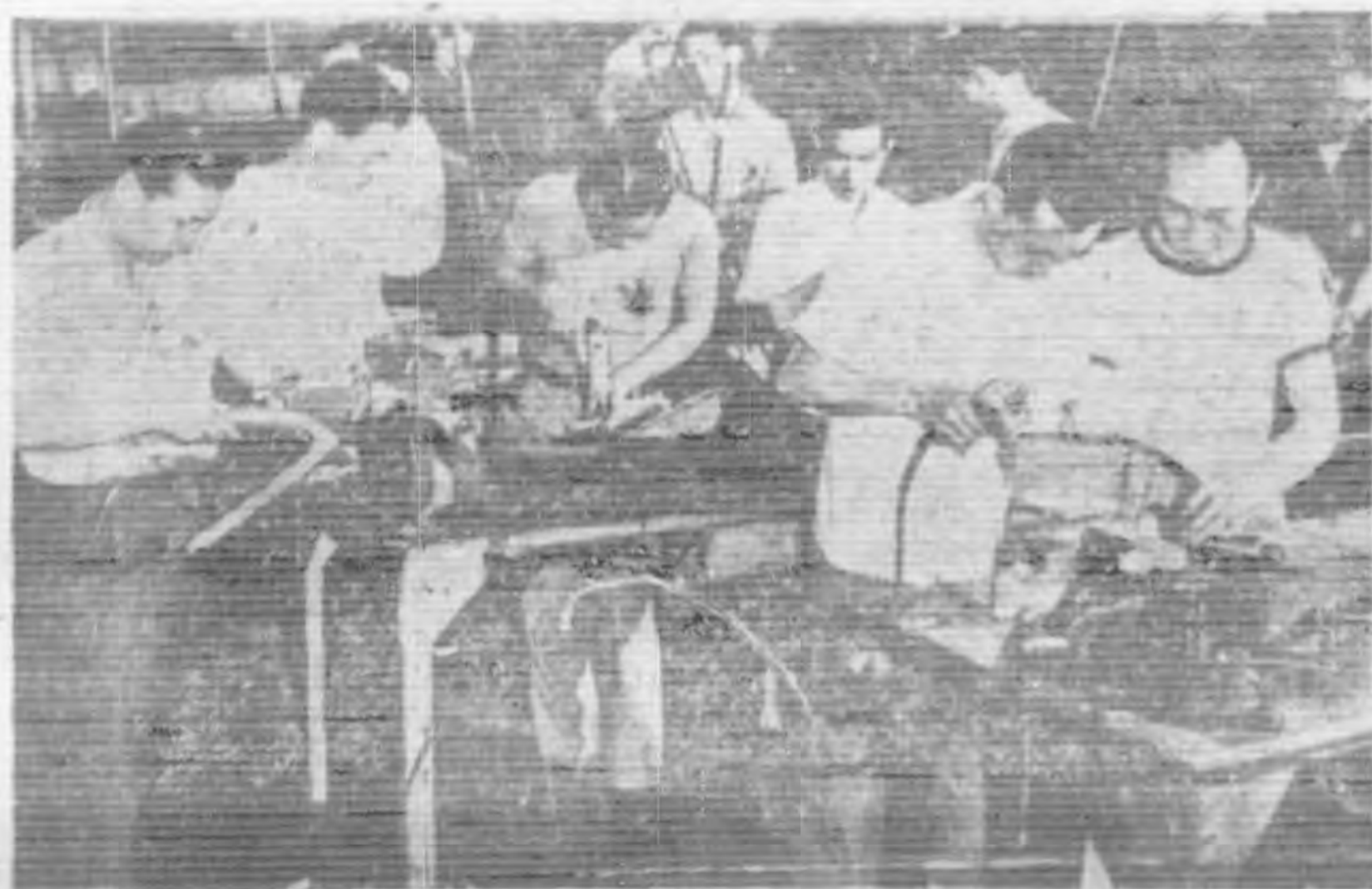
大昭寺佔地極廣，我說不出它的面積，但是我可以講它的建築，至少有數十幢左右，裏面不但是菩薩的大殿，而且還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腦機關的官廳。在這座寺裏有五個金瓦殿和四面八方的十多個大門，大門中的正門朝西，迎面就是那千年的唐柳，據說也是文成公主親手所植，直到現在那株唐柳，是照樣的發綠生葉，可是它的腰幹却也相當的够粗了。就在那唐柳的旁側，有着一塊高約一丈以上闊約二尺，長方形的石碑，那是歷史上的文獻，也就是俗稱的「唐蕃和盟碑」，碑的四周現已砌了一道圍牆，文宗的內容已很難辯認了。據說碑上有漢藏的文字，在新舊唐書後，衛藏通志等誌書上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原文，由於各書所記的文字互有出入，恕我不再轉錄了。

寺的四週是拉薩市的中心街市，也就是市內唯一商場。其中有着各式的買賣，不過統計其所有的店舖，却不及二百家。（地攤除外）但商品倒是應有盡有，當中最大的買賣，輪不到西藏人，也輪不到內地人，却是尼泊爾人，不過商品最受歡迎的不是尼泊爾的鋪子，而是內地的北平商人。至於西藏人本身在商場上，最多還佔不到三分之一。雖然西藏也有很大的商號，如邦達昌，桑都昌，熱振昌，那不過是專門做進出口的買賣。（未完）

中國飛機製造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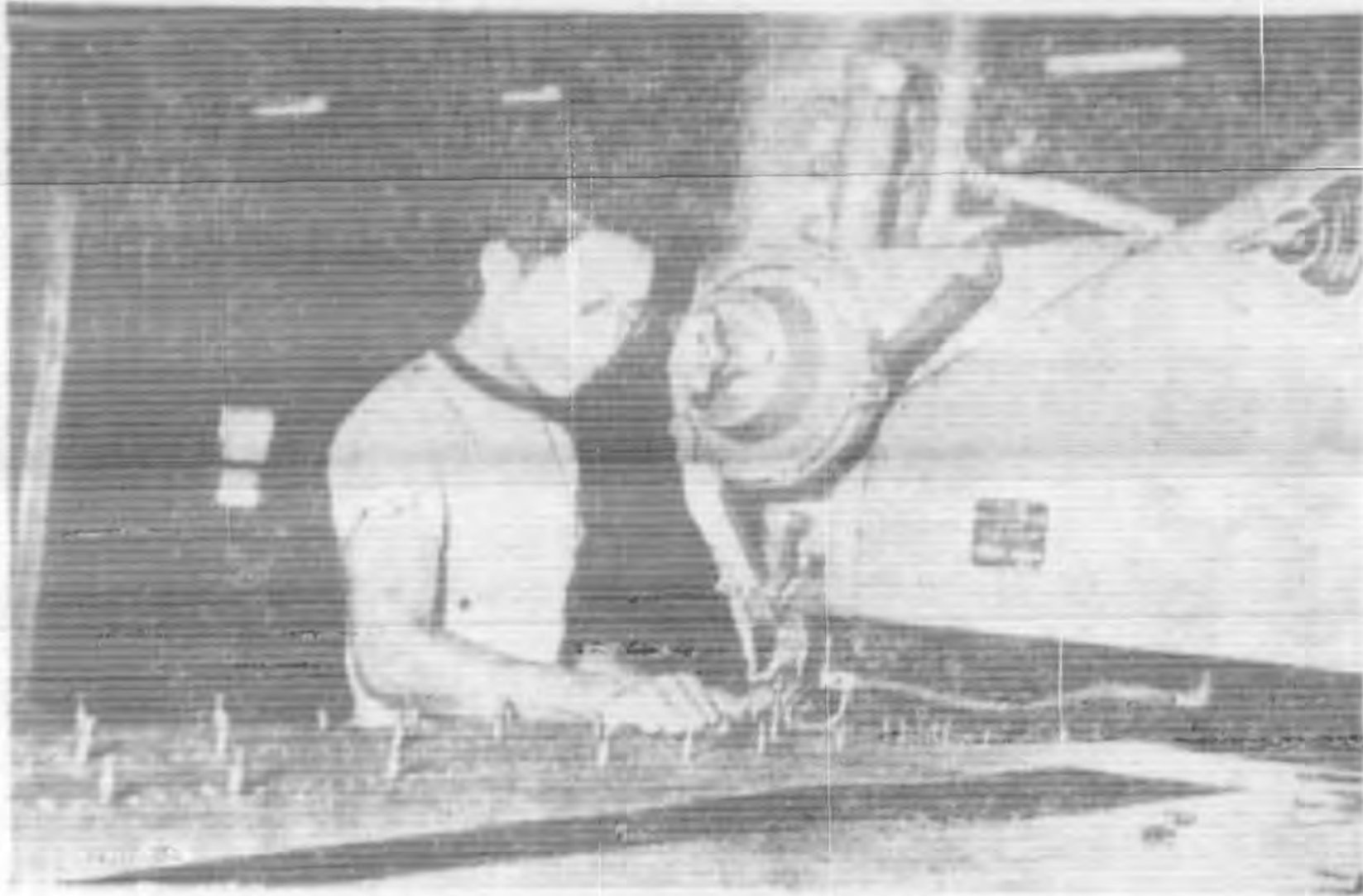
（圖左）舊金山中國飛機廠的祖籍中國工人，在A 26進攻式機身模型上工作。



（圖右）舊金山華僑工人在狄特律飛機廠內工作。



（圖右）在美國舊金山的祖籍中國工人，在中國飛機製造廠中，裝配A 26式攻擊轟炸機的尾部。



（圖左）在美國的中國青年，在中國飛機製造廠中，利用自動縫釘機製造A26式攻擊轟炸機的尾部中國飛機廠有工人二十名，係由留美學美國研究航空工程的胡聲求君與中美兩國當局合作組織。



（圖左）舊金山華僑所創辦的中國飛機廠之兩位負責人。

中國飛機製造廠



（圖右）中國技師調查美國C47運輸機之機頭。

壯烈犧牲的霍團長

王 坪

一隊儀仗，護送着一具棺材，從湘西出發，經過黔東，經過貴陽，直到黔西的貞豐縣境，沿途都有老百姓自動追祭，經過的每一縣的縣長也親自主持祭禮，在貴陽時，第三方面軍的司令官湯恩伯將軍及貴州省政府主席楊森將軍等也親往奠祭，不知道內情的人們問道：

「那是誰呀，那棺材裏躺着的是誰呀！」

「你連這也不曉得！那是霍世才團長啊！」

霍世才團長是貴州貞豐縣陽安鄉人，在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三六一團當團長，是今年四五月間湘西大捷中犧牲的唯一的一位團長，個子和常高大，在貴陽南明中學念書時，是有名的籃球健將，入貴州崇武學堂後，器械操名列優等。當過八年的連長，在貴州織金縣境，曾以一連之寡，擊潰土匪數千之家，該城的數萬老百姓至今仍稱頌這件事情，刻了碑碣，用作紀念。

「霍世才是標準的軍人！」他的長官，他的部下及認識他的朋友都這樣說。

他的標準不僅在上述種種，而且在以下種種；

他喜歡對朋友，親屬及部下講鄉里間的忠貞故事；那個人爲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吃官司，但毫無怨言，那個人又爲了「除暴安良」而犧牲性命在所不惜等等，他記得很清楚，他希望他的朋友，他的親屬，他的部下，也記得清清楚楚。

他治軍嚴明，教育有方，「以身作則」是他教育士兵的最高原則，有一次舉行「軍隊教育比賽」他那時擔任營長，該營名列第一，獲優勝旗幟。

喜歡講忠貞故事，而且是以身作則的軍人，一定是不怕死的軍人，霍團長自然不會例外，他剛當營長，便參加了抗日戰爭，他「不怕死」的精神便更旺盛，也更有意義，所以在廿七年湖北廣濟會戰時，一二一師對龍

頂寨二八二五高地的攻擊戰中，霍營長自任前鋒，率領該營健兒衝高地在激烈的爭奪中，他的左目被日機投下的炸彈給炸傷了，那時一二一師的師長正是現在的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將軍，後來，一二一師在宜昌會戰時，奉令渡漢水深入敵後，經漢（口），宜（昌），京（山），鐘（祥），應（城），宋（河鎮），夏（店），花（園）各公路綫附近，在田店（應城，京山之間）七姑店（武中西北）兩地爲了援助友軍，作了兩次激烈的戰鬥，霍營均獲全勝之功，使本來已呈敗象的我軍，一變而佔上風，奠定了「一二一師爲長勝軍」的英名，這兩次的援助友軍，都是霍營長見機而行的，並沒有上面的指示，他的機智與勇敢，充分的表露無遺。

這一次他在湘西之捷中的犧牲更證明了他的這種精神。

五月八日，我軍在湘西展開了全面的反攻，進犯湘西的敵人因爲沒有在預定的日期達到略取芷江的目的，故老早便呈現了氣餒，在我軍雷霆萬鈞的反攻情勢下，當然是支持不住而開始潰退了，這時一二一師的任務是追擊敵人。

五月十三日拂曉時，一二一師攻克了高沙市南面的風神岩，把敵人三十四師團二一七聯隊的隊本隊打得粉碎，並且俘虜了敵人撤退的命令及計劃，根據這，知道敵人是向風神岩的東南方向敗走，企圖經過花橋，燒紙舖，芭蕉橋等處而退回桃花坪。因此，一二一師便令在風神岩東面的三六一團，要他們橫渡資水，腰截急急敗走的敵人。

霍團長認爲這是一個大好殺敵的機會，便親自帶了一個營在花橋西北的田家渡強渡資水。

渡過河去，霍團長高興得幾出發狂，因爲正有幾十四馬，十幾門大砲，及幾百個敗退的敵人在那裏喘息，霍團長一面命令隨他渡河的部隊趕快攻擊，一面督促未渡河的部隊趕快渡河。在離開敵人僅三四百米達的地方，他拿着望遠鏡，一面看看前面的戰況，一面看看我軍渡河的情形。狡猾

的敵人知道他是渡河的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便把他當作最好最大的射擊目標，集中火力向霍團長掃射，霍團長是行伍出身（後來才進軍校高教班第九期）他的每一次升級，在他的身上都帶了一次傷疤，歷年來，敵人的子彈在他身上起碼烙上了十次，他幾乎是次次作戰次次受傷的，他的作戰哲學是「非重傷不退！」因此，他對於眼前危險的處境，確實是司空見慣滿不在乎，仍然是繼續指揮作戰，指揮渡河。

但是，當你要想滅敵人的時候，敵人決不願因你的生而造成他的死亡，而子彈更是沒有生眼睛的，當幾十條彈流集中在霍團長身上時，敵人的射擊技術再劣，總有一粒子彈會接近霍團長的，所以，霍團長的左手的小指被敵人的機關槍打掉了。但這並沒有把他的勇氣打掉，打掉的却是他的大意，他趕快找了一個稍微隱蔽一點的地方作為他的臨時指揮所，當他自己把傷養好時，又指揮着健兒向敵衝殺。

這時已經是中午了，離開接火的開始恰好是三個鐘頭，三個鐘頭的工夫，三六一團的弟兄們完全過河了。於是，霍團長指揮他們縮小包圍圈，指示他們儘量的設法多捉俘虜，多獲大砲和馬匹。

包圍圈確見縮小了，但霍團長和敵人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他的右腿上又中了一槍。他不能站着指揮了，只好伏在地上用望遠鏡看着四周進行着的戰鬥，他看見槍彈飛來的方向不是一面，也不是兩面，三面，而是多面，他意想到他處境的嚴重性了，但眼見敵人就要敗走，眼見他的弟兄們馬上可以獲得豐碩的勝利之果，他怎麼會在這千金一刻的時候沖氣呢？他又想到在二二一師的三個團長中他的年齡最大，他的功績和勇氣也應該最大才好，於是他提高了嗓子，鼓勵弟兄們加緊進攻。

戰事發展到了最高峯，敵人的抵抗也到了瘋狂的程度，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霍團長的小肚上和左邊的腰部上連中兩槍，後來檢驗這兩條傷痕恰恰成了一個直角，由此可見當時霍團長是處在敵人的四面逼攻之下。

霍團長一連帶了四處傷，前兩次還可以支持，最後兩次却使他想起了他的師長，也是他的老同事的朱敬民少將勸勉他的話：

「世才，不怕死是軍人的本色，但是，千萬不能因為個人的死而影響了全國官兵的作戰！因此，像你這樣每次作戰都非帶傷不可的幹法，我是不完全同意的，請你好好的珍重！」他想起了這一段話，不覺落下淚來。

下意識地！他明白了這一次恐怕會犧牲，恐怕會影響戰果——犧牲他是不怕的，要是影響了戰果，他如何對得起國家和長官及弟兄們呢？所以，當他帶了重傷的第二天，已經躺在武岡醫院的時候，在昏迷狀態下聽見了朱師長的聲音，他一定要請師長去見一面。（實際上師長已經見過他而退出病房了。）他見了師長，唯一的話正是：「師長，我太對不起你，我的成績太不好，我影響了戰果……」這證明了他帶傷時的心情。

霍團長重傷後，李軍長和朱師長知道普通的醫官治療不好，要是把他送到後方又太辛苦，太化費時間，在由戰地送到武岡的一天過程中，已經加重了他的傷勢，於是便打緊急電報到後方要求用飛機送一位美國軍醫到前方來專門為霍團長醫治，但是，當美國軍醫由昆明到達前方時，已經是第四天——五月十六日的早上了，霍團長傷口的淤血凝積在小肚內，他已經只有一絲絲氣息了，美軍醫打了一針血清後，認為回天乏術……

霍團長死了！

他是在四十七歲的時候死去的，他死後，他們五弟兄中便只剩下一人了，他遺下一兒一女，女的快出嫁了，前兩天二二一師三六三團的饒團長啓堯（饒團長充任他的團副有一年多）特別爲了這事請示了一次李軍長，希望能爲霍小姐製一點嫁裝，她正和他的母親弟弟等生活在真豐的鄉下，九十四軍一貫的作風是「不說大話，不做軟事。」霍團長正是一個「不做軟事」的英雄，我們應該使他普遍地，永恆地活在軍人的心裏，活在民衆的心裏。

最後我得補充的是：現在繼霍世才任二二一師三六一團團長的是李鎮第一批國軍到上海的謝世欽上校，這也是一位「不做軟事」的軍人。

本期稿擠，湘西大會戰暫停一期，下期起繼續刊載，特此附告。

歡迎投稿 · 歡迎批評 ·

爲生活而罷工

沈寂·石琪·蕭羣

這兩個月來上海人在慶祝聲中渾渾噩噩的過去，整個上海是沸騰了，滿街的國旗，滿處是爆竹聲和擁擠擁擠的走不完的人。上海的確有些恢復到過去的繁榮，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在這喧囂的都市中，有幾處，尤其是你們那邊却顯得格外的冷落，格外的死氣沉沉。

在街上趕熱鬧的人，走到你們那邊，總好奇地要站停一會，擡起眼來看看。在你們這層大屋子的下層，平時顧客們川流不息的進出着，現在一道鐵門欄在中間，玻璃門關了裏面的一切情勢，碎紙灰塵散滿一地，顯得那末另落，那末寂寞。你們在鐵門上掛着一塊很大的字牌，一張白紙上寫滿黑字，在有些黑字旁圈滿了紅圈，你們這末寫着：「我們要問：職工們難道不是人嗎？真的是要過着這樣牛馬般的生活嗎？真的叫我們一天到晚——無事不停地工作，而掙得的却是比牛馬還不如的代價，連要減輕些生活痛苦提出要求都不可以嗎？」

誰能說你們的要求是錯的，要維持生活是一人——最低限度的要求，你們說得對，一不管我們是應該工作的賤胚，但畢竟都是人呀，我們家中都有父母妻兒的，每張口每天都要吃飯，假如是牛馬的話，也該有吃草根樹皮的權利。

你們說得太可憐了，你們的話使我們深深感動，一個人到被迫說出這種沉痛的話來，一定是忍無可忍了。因此，你們的怠工也是一定出於

不得已，然而你們把忍受的痛苦寫在紙上掛在牆上，來清清楚楚看一遍的人實在太少，即使看了，也當是一件社會上極普通的事，他們不會了解得更深一層的意義，他們忙着慶祝，他們忙着看外國人。祇有和你們有同樣遭遇的人，祇有和你們處於同一處境的人才深深的了解你們，同情你們。在他們送大餅來慰勞，在你們接受他們的盛意之際，當他們看見你們狼狽的情形，當你們感激於他們的慰問，相對之下，不曾揮一掬辛酸之淚？

你們這一次的要求，我們可以說，是合理的，絕對的合理！你們也生活得太苦了，誰也沒有想到，在這龐大的一個公司裏，在那些輝煌的錦繡綉緞，甜美可口的糖糕，漂亮美觀的傢俱中間，你們整天整晚忙碌着，像螞蟻一般工作着，然而你們得到的代價，竟不如一個叫化子，請原諒我們給你們套上這末一個難聽的比喻。別人聽了或許會笑，而在你們自己不但生氣，一定會十二分氣的同意，一個練習生一個月祇僱幣四萬，職員每月僱幣九萬，櫃長每月僱幣十五萬。誰聽了都會跳起來——太少了！太少了，然而你們這一羣堅苦的職工在這太少的待遇下過了幾年。你們簡直連牛馬還不如！然而你們不是牛馬，你們是人，人不同與動物的是人有思想。天賦人類這個特點，是爲了使人超過動物，動物容易受其他生物的威脅而服從，而人的特性應該是不受壓迫

，受了壓迫應該反抗。中國在強暴侵犯者的鐵蹄下，堅苦奮鬥了多少年，現在總於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你們苦了這麼幾年，在敵人惡勢力下，你們不屈，不撓，不附逆，不通敵，你們辭消消的默地生活，和祖國同一樣受着困苦。你們的精神，你們的意志，不但可佩，而且可嘉！現在勝利了，你們以爲中國的出頭應該是你們出頭的日子了，在青天同慶之下，你們懷着滿腔的熱誠與希望，向你們公司方面提出要求，你們的要求並不高，是練習生每月薪水增至僱幣四十萬元，職員每月六十萬，櫃長每月八十萬，並另要求每人發勝利獎金四十萬。你們的條件簡直太低了，八十萬也不能養活一家哪！可是你們這麼低的要求也竟遭到拒絕。而他們拒絕的手腕很好，是「需要與董事去商議，決定後再來給你們答覆。」你們一怠工的第二天，你們副經理出來談判，答應你們「練習生每月僱幣十二萬，職員每月廿四萬，櫃長每月四十萬。」太低了，我們也代你們失望，真太低了，他們或許並沒有將你們當作人看待，他們養一條狗每月也要化四十萬牛肉費吧！當然你們也拒絕了，堅持你們合理的要求。他們便故意推託，那知一延竟延了近二十天，你們——三百七十多個神聖勞工者向各界作第四次的呼籲：「爲了要使我們的妻子兒女過得更爲溫暖些，我們已經睡了十一天冷冰冰的水門汀，我們家中嗽

嗽待哺。妻子，兒女也已經眼巴巴地等待我們十來天了。

他們這方面故意延長下去的理由，正像你們所說的因爲「政府已命令各商店公司自十月六日起將貨碼制改爲九月十二日以前的價目，當然要抑低物價，老闆經理是挺起勁反對的，但別人家經理不能不辦，惟有我們經理却抓住這個怠工裏機，認爲倒是一個救急的辦法，只要多怠一天工，他的貨碼就可遲制一天，於是他胸有成竹，按照計劃休息一天一天的延宕下來。」你們的推測或許並不全對，但多少有點理由吧！

你們堅持着，一天一天挨過去，我們在你們那邊走過，鐵門還是擱着，門口的碎低，塵埃越來越多了，門口圍着一大羣人，來了去，去了來。你們的呼籲整天懸掛着，鮮豔的紅圈很驚心的刺着人們的眼簾。

國慶日那天，整個上海差不多震撼了，成千成萬的人游行着，這動人的一幕引出多少人的熱淚。誰都以為這是一個青天同慶的日子，全上海人都興高采烈，興奮異常吧，這慢長的火龍一般的行列在你們那邊經過，國旗飛飄着，爆竹響着，人們呼喊着，整條馬路擁擠了人，然而就在這時，就在這地方，僅僅隔了一堵牆，情形完全不同，裏面冷清清的，一些沒有生氣，你們——三百七十個同胞，零零落落的散在各處，你們面呈菜色，你們狼狽異常，飢餓的時候，到外面去買一付大餅油條來充飢。在這應該慶祝的時候，你們爲什麼盤居在屋子裏？爲什麼不出來參加游行因爲你們要求活下去，而你們「活下去」的要求沒有達到答覆，你們等待着，你們說得太悲痛

了！這是一個被人注入了新的空前偉大意義的國慶日子，可是我們這一羣在百貨業中最不幸的小職員，却在愁眉不展的怠工中來渡過這普天同慶的慶日，是我們爲了求得可憐生活的改善，竟致在與奮愈快的圈子以外了，L你們又說：「在今天，能够允納我們這一羣飢餓線上的小職員，說出這樣的話嗎？爲什麼不能說？你們也是一羣中國人，你們在淪陷的管制下，緊苦奮鬥，保持清白。你們這一羣可嘉可敬的同胞是有理由驕傲的。」

你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你們的呼籲也是對的。然而我們誠懇地向你們貢獻一個意見。人是情感的動物痛苦的時候會流淚，高興的時候會大笑，激怒的時候會咒罵。受着不能忍受壓迫的時候會反抗。那末你們在高壓的生活下忍受了這末多年提出要求也不爲過。但是我們要做一件事，需得選取一種適當的手段去達到這目的，不論你的目的如何合理，但手段用得不得當，可能被壞你

整個的工作。你們這一次罷工，最重要的是擷取大眾的同情，我們並不以爲你們這一次罷工是錯的，對資方固執態度的惟一方式是需求這末做的，這的確也是一個有力的表現，只是你們表現得不是時候，現在這正是普天同慶的時候，你們却拿怠工的方式做爲達到目的之手段，不知真相的很可能引起你們的誤會。而且，這次你們的怠工，却讓老闆利用了這個機會，逃避削價，這豈不是願此失敗，反使資方在暗地裏哈哈大笑嗎？

還有一點更重要的，要求提高待遇而怠工是一件事，檢舉漢奸是另一件事。切不應該放在一起，而且也切勿攻擊別人的私生活。別人會以爲你們是借此要挾，你們會失去同情的。

然而，無論如何，你們的要求是絕對的合理，是絕對的需要，「我們是人，人得以人平等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在這裏預祝你們成功！

徵文 慘痛的的一頁

八年的奮鬥血史，我們已經翻到最後的一頁。我們跨進天堂，但永遠忘不了八年的苦難，八年的痛楚。

痛定思痛，我們回頭望過去經過的旅程。在前面堆滿了千千萬萬戰士們的白骨和血屍，充滿了千千萬萬受難者慘痛的故事，是用血鮮寫下這些慘痛的故事，是這些慘痛的故事合成這一本八年的血史。

告訴大家，告訴全世界人們，你們一羣被損害被蹂躪者，把你自己已在八年中遭受的最慘痛的一頁，或把你所見所聞的慘痛的一頁，用你的筆記下來告訴大家，告訴全人類！我們不需要人家來同情和憐憫，但讓全世界人們知道我們得到勝利是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徵稿條例

- (一) 題材以真實爲主。切勿發空洞浮泛之議論。
- (二) 來稿請勿超過四千字，特佳者例外。
- (三) 來稿請寄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民衆週刊編輯部。
- (四) 來稿一經錄用稿酬從優，不取者概不退還。

北英士在楊樹浦集中營

薛日登著
汪波譯

雖然時時有這種情況，可是日本當局沒有一次有所表示援助，牛奶問題最為嚴重，是當局軍事委員會的一個無終止的困擾，重覆而又重覆的求援書送到日人那裏，總是沒有答覆，——事實上，在我們面前最大的困難是日人禁止在外面的友人買牛奶送進集中營來，而他們正是十分的需要。

這種孩子吃的牛奶，和別種食物的問題，將令人信為日人的待遇最兇暴的表現，這正表示他們的一個周密的企圖，是使所有孩童缺少營養；假如沒有由瑞士領事館時時轉來母國政府的援助，結果必然引起災難。

要如集中營人完全靠日人的口糧而生活，成年人必將挨餓，孩童必將致死！食物方面由此可見。上面論及孩童的種種，同樣可應用於成年人，生病人身上。在集中營的病人中，獨多肺病與痢疾，但是日人對病人可以吃的，從不供給，如牛奶，肝，水菓，和適當的蔬菜等一些食品，水菓是從來沒有發下來過。

在楊樹浦集中營開始時，收容尚稱良好，所有的居民全在室內起居，營內的每一組（共有三組）有一個食堂，除外，能舉行娛樂，又能互相在一起作友誼的活動，但那時全部人數約四百人，這種情形維持一個極短的時期，不久後，人數越來越多了，很快的就多至八百九十人，兩個較好的食堂因此失去，供男人們宿居的寢室更擁擠萬分；孩子們的食堂，和營內極重要的活動也消失了，供婦女們宿居的寢室，每間住二十人，她們的床形式式的接連着，作學校用的房間也讓了新來的人們，爲了二百三十人左右的學齡兒童，我們讓出了四間很小的房間，每間不能容留二十個以上的孩子，結果，平均地輪流起來，每個孩子一天祇能讀一個半鐘點，在楊樹浦集中營內這種情形真是太壞了，但在我們移至楊樹浦集中營時還要惡



被俘者每日必閱報

劣，居民們每人平均四方尺，在這新集中營內沒有多少房間，很多家庭擠在一個寢室內；這些寢室，有幾個過去是給傭人住的，有幾個朝北的，很暗，旁邊是廁所，這氣味使很多人生病。在這楊樹浦集中營內最惡劣的事是其中一座最好的屋子不許我們住，這是一個很新穎的大廈，共有七十間，是一所醫院，然而，他們不理我們的抗議和請求，這些房間讓它空着，或是日兵自己佔據了。老年人，病人，和孩子們像小獸一般的擠在狹小的，空氣惡劣，充滿了毒蟲的寢室，直到很久這好屋子內的其中一部份房間才開恩地給我們居住。宿居的問題，在楊樹浦集中營裏是很嚴重的一個，特別是被困者，有一個相當需要考慮的人數生了病，特別是孩子們，他們患了很利害的咳嗽。

這種過分密擠在一起的情形，自然沒有空地來活動，如教育，娛樂，傳道等等全不可能。

一個病房放八張床。圖書室設在走廊上，鞋匠店和木匠店設在扶柵轉角裏。

殘酷與痛苦是相對的，尤其在個人的習慣上較更甚。上海的人民住慣了舒服的屋子，對待同居者又很和善和體貼。明顯地，日人了解這個，故意便這些情形完全相反，使異族俘虜忍受了每一種侮辱，用最不能忍受的遊戲來損害他或她，非人性的使他們痛苦，有些事實亦太無聊了。在疾病醫院的連系上特別能見到。很年輕的小孩必需送到外面的醫院去，常常經過長時間的延擱。但父母們不允許與孩子同去，也不允許去探望那孩子，直到一個漫長時期後，才能允許，而且，打電話到醫院去也很難，有時簡直不許。人們可以意想到母親們在有些事件是多麼的困難與渴念哪！即將分娩的母親們必需送進醫院，然而丈夫將一些訊息也得不到，直至嬰兒產下以後，有時，生產後兩天，那做父親的不允許到醫院去探望他的妻兒，

嬰兒的父母辦不到牛奶去喂哺孩子。因之開始暴燥了，但他們的求訴日人置之不理，最高思的例子是一個男俘虜的事件，他的父親在被囚禁在揚州集中營內，那父親在正月死去，國際紅十字會立即報告日本當局請求他們告訴在我們營內的兒子。這報告在二個月之後，三月裏達到我們這兒，當那兒子請求允許出外或去找尋未被囚禁的結了婚的姊妹時，他所得到的答覆是「不准」，在我們營內有一個男子，他的妻子，母親，和一些近親在外面，在兩年半內，那些親戚們祇准接見兩次。而且只能有短短四十分鐘的逗留。任何有感覺的人覺得這太不能解釋的，完全暴露出這偽善的假面具，因為如此類的探望不可能有任何損害。從別個集中營內的親戚來訪問也同樣的不允許。

我們之間，很多是有父母，兄弟，姊妹，或孩子們在幾里外另一個集中營內的，在整個被囚時期內不准許去探望，或被探望。信和郵件來源也很困難。單是本埠信，特別是從上海別個集中營內親戚朋友寄來的信件，要三個月以後才能達到手裏，或者更本沒有。這是由日本領事館或營房管理處攔阻的，其疏忽頗足以三思。

在冬天，幼齡的孩子遭受嚴寒，特別是居住在屋子裏的，但火爐和別種熱氣設備的強迫限制更見嚴厲，直至所有熱氣裝置完全停止，直到最後。

強暴的行動並不常見，而被俘男女們為了觸犯規例，如點名時立得不直，動輒被打耳光。而男人們為了在柵欄下傳遞字圖而被發覺時，執行更為殘酷。兩個人互傳紙團和在柵欄上遞傳一個布袋，則需經嚴格的審問，而且還要受到一個月可怕的禁閉。另一人敲碎日人住的隣屋一頁玻璃，營內得到通知，除非那罪犯者出來自首否則全營受罰，但如若他自首了，這事便作罷。這是一種可愛的日本人的妙計，不能相信。在這件案子內，那人自首了。而且願意修好那窗子。賬單付了。超過修理費好幾倍，可是，幾個星期後，領事館派警吏來把他捉去，囚禁一星期，很是虐待，足足餓了四十八小時。

或許沒有興趣。告訴你們關於一九四三年被囚禁的第一天的事，我們



擁擠的分寢室

被召集在一起，候聽營長致辭，在幾點中，他告訴我們說，日人將我們集中在一處，主要的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應把來當作我們新的家庭，住得安舒而又快樂，但是——這裏是一個笑話了——他最後說：假如任何人想出外或逃逸，這人必需槍斃！

在這獨無僅有的集中營內，最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日方當局全然無能辦買物件，即使是我們辦公室用的一些紙也沒有，從開始起，對那屬於破產國家的人或有獨特之性格者，對之頗屬殘酷。這種情形在戰爭最後一年內，減少得多了。

他們對我們請求的經常回答，不是「我們沒有錢」便是「你必需自己去買！」

肉食，牛奶和嬰孩營養品的問題已經論及，這裏，能見到要如我們靠着日人的施捨，和沒有我們祖國政府由瑞士領事館轉來的援助，其結果將無類的引起災禍所，有的必需品，須由我們自己購買，或是沒有。

藥品和醫務的問題始終是奇特的一個，我們自己有工作很緊張的營醫，拙劣的配製，不能展轉的地方，和沒有藥品的供給。因這些，必需送病人到外面的醫院去，而我們必需自己付汽車費，三輪車費或黃包車費，還得賞給者一些錢，他們是伴送「罪犯者」的。日人從不付醫藥費，而被囚禁者必需簽一個字，由祖國的政府去支付之。

有一時期，當政府之間的交通中斷時，情形越趨奇特，日人在送病人至醫院之中途，佈下種種阻礙，他們怕自己付賬。不，他們任何也不付支，而被俘者不能明瞭為什麼他或她必需且付出這些款子，而這應該是日本人支付的。「他們把我們囚閉在這集中營內，因而他們必得付這些款子。」這句話常常在被俘者中間吶喊着，但日人一些也不與實行。

他們被開除了

沈郁漢

九月十六日或是十七日他們去付學費，九月十九日或是二十日他們去註冊，九二十二日或是二十三日他們收到教務處通知書：

他們被開除了！

他們是十七個或竟是十八個或二十個，至少在現在，他們能因同樣的遭遇而集合起來的是十七個。而在外面，有更轟動與誇大的傳聞「聖約翰大學大批開除學生六十餘個！」

可是十七個或是十八個已經够多了，因為他們是在一個名下被開除的。這罪名寫在紙上的便是一行爲不檢」四字。「一行爲不檢？」我們清白學生的家長們在迷惑了：怎麼樣的行爲不檢？

在有些人的眼里，這行爲不檢四字代表的是空洞；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這四個字包含極豐。因此事情更複雜了。咱們被開除的學生們的罪行不是作弊偷盜或其他不良行爲。是什麼呢？是各種各樣嚴重的罪不可恕的不檢的行爲，

可是十七個或十八個的被開除者却也一樣的真明其妙于這罪名。他們個別的收到這封通知書，他們偷偷拆開這封信，起先是心裏迷惑，接着是難過，隨後便是憤怒：憑什麼學校來開除我？

是的，憑什麼學校來開除他們：他們之中，有的是一系中的品學兼優者。有清寒學生，有助學金運動的最熱心幫助者。他們個別的收到信，曾經是偷偷的藏着，偷偷的難受着。因爲「開除」對學生乃是一種恥辱可是他們藏不住，機緣使他們聚合。這十七個或是十八個，其中有很多是並不相識，現在，同樣的遭遇把他們湊合在一起了。

現在，同樣的遭遇把他們困結在一起了！

他們研究這是怎麼樣的一位校長。他喜歡出風頭，喜歡把整個學校的重大責任在他自己一個人身上的而不去好好地完成它。他把學校看成他的私產，因此他寧願不成就名爲「教育」的學校之實，讓他的學生們在這

苦悶的環中拋棄他們服務國家的念頭，而做一個順民，像他那樣的。

某一個國慶或是國恥的紀念日，正在早晨禮拜時間，男女同學們都從課室出來，散立在外面草場上時，懷施堂的鐘樓上隨風飛下了大批的愛國標語，同學們像發現一種奇蹟，又像久渴的旅人看見水似的去搶拾。那上面寫着：

「這是一個國家的紀念日，我們在淪陷區的人們，尤其是學生，不應該忘記今天。讓我們以我們的歡欣和信心來祝願中、美、英、蘇、四大強國聯合的成功。」（大意）

校長震怒了，隔天他就召集一個數年來所未有的全校學生的會聚，明白指出這種愛國舉動之不當。

「爲了學校的前途，爲了教職員的生活，爲了你們學生的學業，」他下給論說：「這種舉動是完全不應該的。」

所以，爲了學校的前途，爲了教職員的生活，爲了學生的學業，他參加了「上海市政諮詢委員會」，榮任「上海特別市體育會理事長」，主持「打倒英美示威大會」。

可是學生是年輕的，不如校長是屬於年老的一代。可是年老的一代也有青年的心的，因此，雖然校長是爲着維持教職員的生活而擔任學校，而參加敵偽的活動，教職員他們本身，却是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

有這麼一個冬季學期里的一天早晨，佈告板上有了「大張赫赫說校長罪狀的宣言。這主要是經濟上的。他以大筆的學費去囤了大量白米，可是住宿生在廚房吃的包飯却逐月漲價。此外在當時戶口米及配給品尙多的時候，數百個住宿生的應有的一份到那里去了？」

校長沒有親自出來。這早晨是寒冷的，他還留在家里，或是閉坐在辦公室里。學生們露着紅凍的手到學校來上課，早起的不多，因此沒有給多數學生看見，他的手下就把這張宣言無聲無息的撕去了。

因為他也可以這樣解說的：這是爲了學校的前途，教職員的生活，學生的學業，他不得不支持這學校，因此他也不得不將這攻擊他的文字撕去。

沒有正式的學生團體可以在他「統制」之下組織的。團契只是基督教性的，也可說是娛樂性的。一個學生向中籍與外籍的同學們要求簽名，想組織一個學習英語會話及演講的團體，校長沒有答應。許多小團契是有的，可是主要的工作是開跳舞會野餐旅行，聚餐。沒有學術性及研究性的學生團是被允准成立。甚至在許多的團契中間，有一二個是借跳舞遊玩的煙幕來掩護他們學術研究的。

這便是一個可怪的現象：受教育的學生們是進取的勤學的，教育人的校長却是獨裁的，壓制的，可是對那些腐化的學生。又是放縱的。

因此聖誕節前夜慶祝遊藝會中，正正氣氣的話劇不許上演，上演的是滑稽胡鬧，以及不會有「言論危險」的音樂節目。

校長是在小心翼翼的爲着學校，學生和教職員的前途！

今年五月底受新中二報助學金的清寒學生們爲了不使自己在暑校失學起見，（因爲助學金的分發只是在春秋二季學期的），發動在校內募捐助學金運動。他們去見校長，因爲這樣的一個運動必得有一個組織。爲了助學金，爲了學校的前途，爲了教職員的生活，爲了學生的學業，校長答應了。可是：

「可是你們得向我保證，」寬大爲懷的爲學生利益着想的校長對清寒學生代表說，「事情一過馬上得把這組織解散。」

這是幾年來一個最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不相識的變成相識了，不會活動的學生變成活動了，連平日只知玩樂的同學們也對青年的集體生活感到興趣。學期繼續着，清寒學生的學業也繼續着。可是募捐運動有意外外的良好結果。二千多萬元的數目多出來，校長召見助學金運動主持人，嚴詞厲色的說：

「你們學生能否負責保管這一筆巨款？這是責任的問題。」

所以結果，只有校長能負起這個責任，爲了學校與學生的前途，由他來保管這一筆巨款。

八月二十二日勝利消息先臨之後，暑假期間學校將要結束的一星期前，校內各處發現了多許標語：

「打倒日本法西斯！」

「打倒漢奸陳公博周佛海！」

「中華民國萬歲！」

「打倒漢奸校長！」

校長看了一榜，大家看了一榜。那裏來的這樣的標語？大眾學生擁到校長室去要在這勝利的日子裏請校長表明態度。事情沒有結果，而校長爲了學校與學生的前途，宣佈學校立即停課。

他爲了自己的前途在轉着念頭。于是一張名單擬就了。他讓他們在九月十六日或是十七日去付學費，讓他們在九月十九日或是二十日去註冊，隨後他通告他們，不必再到學校來了，爲了學校與學生的前途。

他把學生們估計錯了，他們決不是像他那麼做慣順民似的無聲無息被加上不名譽的銜頭開除了事。沒有罪名爲什麼要被開除？

教務長不能回答，院長系主任不能回答，教職員不能回答，校長本人更不能回答。回答的是全體同學們，他們有一個後援會，向被開除的學生們說！

「你們是沒有理由被開除的！」
可是，
他們被開除了！

徵文之二：各地通訊

你盤居在大都市一角，或在一個小城裏，你自己或許很沈默，很少活動，但相信在你的四周一定充滿了蠢動，天災，饑饉與兩脚獸。八年來，在你的那個地方多少受到禍害，勝利後你那邊也一定有些變動，請告訴我們：敵人們曾經怎樣摧殘同胞，那些逆者如何卑鄙，受難的同胞在魔鬼手下過着何等痛苦的生活？將你看到的，聽到的一切哀婉淒絕，一切卑鄙醜惡，和一切兇暴殘忍的故事，請你們在二千字以內生動地告訴我們，由我們來轉告給全中國同胞。

徵稿條例

- 一、敵偽暴行記述
- 二、各地民衆疾苦素描
- 三、社會秘聞
- 四、奸商國戶罪行

民衆周刊編輯部謹啓

